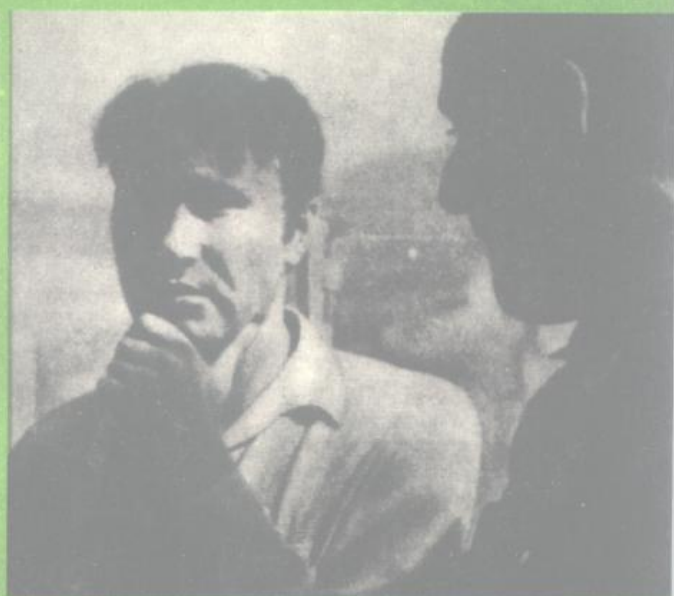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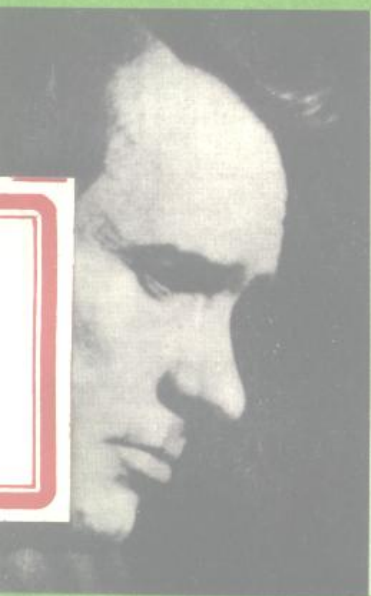


# 47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

● 我的兄弟……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47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

我的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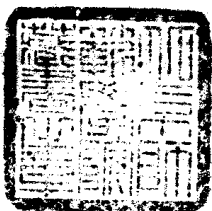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2790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 北京



1102790

В. ШУКШИН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БРАТ МОЙ...

---

均据苏联《电影艺术》杂志译出

### 内 容 说 明

本集收入了苏联当代著名作家舒克申的两个电影剧本。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是描写卫国战争刚刚结束，失去了亲人又负过重伤的前方战士同后方人民同心协力重建家园的故事，歌颂了普通战士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和忘我牺牲的崇高情操。

《我的兄弟……》也是写普通人的故事。通过一个农村青年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出六十年代苏联农村青年的精神面貌。

作品的语言生动，刻画人物手法细腻，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责任编辑：陈宜年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47)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 我的兄弟……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 × 1092毫米 1 / 32 印张：5 + 插页：2 字数：94,000

1986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统一书号：10061 · 488 定价：1.15元

## 目 次

-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苏〕B·舒克申 著（1）  
蒋学会 译
- 我的兄弟……〔苏〕B·舒克申 著（83）  
潘桂珍 译。

#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

[苏] B·舒克申 著  
蒋学会 译



……1970年5月9日，伟大的卫国战争已经结束25周年了。清晨，有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身着军上衣，头戴船形帽，淋着毛毛细雨站在大剧院附近。由于岁月的流逝，当年的旧军服穿在她身上已经不合身了。她不时地呼喊着一个部队的番号，但是不见有人回答。

和每年的这一天一样，大剧院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当年的前线将士。到处是相逢、欢呼、拥抱、微笑、眼泪，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回忆。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当然也有单个的，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战友的人……。当暮色完全笼罩了大地的时候，才有两个同一团队的战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到这位妇女身边。他们互相拥抱，三个人在一起哭了好久。

我觉得，任何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都能对人们的生活、命运理解得更深一些。

因此，这篇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平凡的英雄和普通的故事，所反映出的，便是取得反法西斯伟大胜利的人民具有的伟大的精神。

这个电影剧本是根据C.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的情节编

写的，安东诺夫亲身参加过战争。B.舒克申在战争时期是个少年，他根据年长同志的战斗经历，写成了这部具有独创性的剧本。我出生于战争开始的年代。拍摄这个剧本，是我担任导演的处女作。

我们是三代电影工作者。我以为，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同点是对祖国的热爱，正是这种情感引导我国人民走向胜利。对于我们来说，战争并不是历史，而是个人经历中的一段事实，是人生路途中的一个阶段，是严峻的回忆，是精神成长的过程。

H. 古宾科



远在胜利之前，在1945年5月9日这个伟大的、盼望已久的日子之前，一列列普通的军用列车载着伤员向俄罗斯的东方驶去。他们是到后方养伤的，有的人已经完全退伍，领到了免服兵役的证明。

1945年3月，春天来到了，在一列这种军列的车厢里乘坐着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缅希科夫和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耶果罗夫。尼古拉·耶果罗夫上尉失去了左臂；缅希科夫中士是去后方医院养伤的。万尼亚舅舅（车厢里都这样称呼伊万·缅希科夫<sup>1</sup>）的头部受了震伤，他僵直地、小心翼翼地挺着脑袋，如果需要扭头，就得整个人都转过身去。

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快要下车了，万尼亚舅舅自报奋勇给他刮胡子。

他们一边刮一边聊起来。

“我现在心里挺乱的，比被敌人包围的时候还不安……”尼古拉老实地说，“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激动过。”

“你还不够走运的？”万尼亚舅舅平心静气地说，“只丢了一只胳膊，还是左胳膊……”万尼亚舅舅咬住嘴唇，

把手里的剃刀稍微加了点劲儿。

“哟……”尼古拉眯起了眼睛。

“割了口子了？是啊……唉，真见鬼！……”

“没关系。你不要要求刮得那么干净，等以后我想办法搞一把自动刮胡刀。听说，有一种自动刮胡刀，一只手就能使唤。”

“你看，你还说有一只手就不错呢……我这儿有两只手呢，也白搭。什么都要会干才行……”

大家又开始争论怎么止血。

“用纸。舔点唾沫粘上就行了。”

“用纸会感染的，要用花露水。”

“对，用花露水最好。”

“什么?! 割口子了?!” 一个翘鼻子的小战士大声喊道，“等一下!” 他用德语说。

“你要干什么?”

“镇静!” 小战士喊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一种专门的小石头。”

小战士一本正经地走到耶果罗夫跟前，用一块小白石头抹了抹刀口……

耶果罗夫皱起眉头。

“没问题了! 就是这种小石头,” 小战士把那块有魔力的小石头拿给大家看, “我随身带着三公斤半呢。”

“带那么多干什么用啊?”

“送人。”

“送给谁呀？傻瓜……”

“在医院里送人！在医院里我还要躺一年。虽然仗快打完了，可是我还得处于战斗状态。”

“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当上车库主任了，”一个神情庄重的战士充满幻想地说，“本来战前就该任命我，可是没来得及，将来等我一上任，准能把车队整顿得好好的……”

“现在，这个车队还有吗？”

神情庄重的战士沉吟片刻，然后信心十足地说：

“会有的。”

“我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

“就怎么样？”

“第一件事，我就……”说话的战士突然明白过来，其他的人也都明白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将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啊……”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在有节奏的车轮声中人们久久地沉默着。

“可是我，等我在这个该死的医院里躺够了以后，”那个翘鼻子的小战士说，“我嘛，连电报也不发，我就在傍晚时来到……”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让这个小战士失望，我们应该看一看他向往的那个时刻！

乡村。夏末的一天傍晚。姑娘们在俱乐部前面的广场

上跳舞。一个比一个更漂亮。她们唱着欢快的民谣，吸引人们都来跳舞。

我们的翘鼻子战士走近欢乐的人群，悄悄地站在一旁，看着人们跳舞，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信号枪，向天空射出一串色彩鲜艳的信号弹，就象是节日的焰火……

英雄的战士屹立在这庄严的胜利火花中，——他被照得通亮，胸前的奖章尤其显得耀眼——他站在那里，微笑着。

“你们好！”他说。

……在车厢里，大家听完了小战士的话，又都默默地沉思起来。显然，每个人都在设想他自己到家时的情景。

翘鼻子的小战士拿着信号枪，坐在箱子上……微笑着。

火车正驶近一个小站，尼古拉·耶果罗夫就要在这里下车。

“见鬼！……”尼古拉慌乱地收拾着箱子，“看来，还需要说点什么。啊？你说呢？”

万尼亚舅舅一边帮助自己的同志收拾东西，一边向他建议：

“你就说：‘乡亲们，你们好！’还说什么呢？”

“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点……那个什么……我大概要这样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还没有全都回来，但是快了，同志们，所有的人很快都要回来了。我们

英勇的部队正把敌人消灭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敌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因此，同志们，再坚持一下，你们忍耐很久了，现在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啊？”

“好！”大家赞扬道。

“真棒！”

“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批春燕……”翘鼻子小战士在一旁提词。

大家都笑了。

“你们干吗呀！”小战士生气了。“政治指导员就这样对我们说过。他还说，随着你们，胜利的春天就要来临……”

“不，说到春燕，不是那么回事，不要这样说，去他妈的，什么春燕不春燕，缺胳膊少腿的……就说：‘你们好，乡亲们！请迎接我们吧，就是这个样子的。’”说这个话的是那位战前没来得及当上车库主任的战士。他拄着双拐，缺了一条腿。他说话声音很低，很严肃。

列车进站了。站上空空荡荡的。在月台上只看得见孤零零的一个女人的身影。她越来越近……

这情景是从一节医疗车厢里往外看的，这里有一些医生、护士，还有一个花白头发穿着便服、表情很忧伤的人。

“在这儿要停很久吗？”

“不，大约三分钟……你想上哪儿去吗？”

“哪儿也不去。”

“怎么，难道没有人来接谁？”

“不，你看，那边有一个人下车了……”

下车的人是尼古拉·耶果罗夫……可以看到，他困惑地站住了……站了一会儿……然后才向那个女人走去。走到她跟前，女人拥抱了战士……用围巾擦了擦眼睛，接着说了点什么。看得出她说的话相当有份量，致使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勇于强占火力制高点的战士，听了这些话，手中的皮箱掉到了地上。他象受了重重的一击，瘫坐在月台的柏油地上，用剩下的那一只手托着垂下的头。

“是啊……”在医疗车厢里，穿便服的那个花白头发的男人悲伤地说，“这是常有的事：人回来了，可是已经家破人亡了。”

“难道没有写信吗？”

“许多人没有收到过信。有的人只收到这样的信：‘已经疏散了。’就是这些。”

“是啊，在这个地方拉锯来着……战斗很激烈。”

“如果我们人民再来经受这一切！……”

“已经经受了。”

“天哪，真是伟大的人民！”一个上了年岁的、佩戴将军肩章的医生说，“我知道这个名词，听到过，自己也说过……可是只有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它的涵义。”然后又低声地重复了一遍：“伟大的人民。”

……列车开动了。

尼古拉抬起头，朝军列望去……透过泪花他看到：万尼亚舅舅正从车厢那边向他走来，背着自己的背囊。

走到跟前了。

“你看，伊万，我的情况……”尼古拉说，一边用袖子擦眼泪，“妻子……竟然……没等到我回来……”

“她到山沟那边去砍柴，”站台上的那个女人开始叙述，“她走过山沟没有多远……她早就说心脏不好……”

“死了。”尼古拉接着说完了。

“是啊。”万尼亚舅舅只说了这么一声。

“到天黑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尼娜·瓦西里耶芙娜哪儿去了？’”

“不要说了，薇拉。”尼古拉请求道。

列车在拐弯处消失了。三个人都目送着它。直到这时，尼古拉才想起来说：

“伊万，你可怎么办呢？……”

“我看……你的事，就是说，好象这个……有点……不怎么好……”

“你得去养伤啊！你得上医院去！”

“来得及，我先陪陪你，住上个把星期……然后，就是说……这个：我有些不太相信我会瞎。他们医生，当然是聪明人……又非常热心……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也不一定说得准。”

“这事你可不能大意，人家那么说总有道理。”

“没关系，”万尼亚舅舅仍旧说，“咱们走吧。”

……三个人经过站房走了。

在车站工作的一些妇女，从站房门里望着他们。车站已经被炸弹彻底毁坏了。

“知道这是谁？我认识一个：马尔蒂尼哈村的教师。他的妻子死了……在一个星期以前。另外一个我认不出来，是谁家的呢？”

“好可怜的人……还急着往家奔呢。”

“另外一个到底是谁家的呢？”

……运载伤员的车逐渐加速，向东方驶去。

迎面开来了一趟同样在逐渐加速的列车，是向西驶去的。这趟列车的平板车皮上运的是罩着炮衣的大炮。战争尚未结束。平板车皮上还站着护送军列的战士。他们正开往前线。

一辆雪橇在大道上飞奔。雪橇上坐着三个人：薇拉、尼古拉和万尼亚舅舅。

大地上的残雪已经变成暗褐色，在阳光下开始融化了，但道路还算好，经过一冬天，被轧得挺平实。

“伊万，我总觉得过意不去。弄得你，为了我……”

“不是为了你。你知道吗，回到家等待着我的情景和你的一样。只是你事先不知道罢了，而我预先什么都知道了。”

“死了？”薇拉问。



“都死了。所以嘛……就……没有什么急着要去的地方了。至于治病，那来得及。这儿怎么这么安静！”

“是啊……真不太习惯，”尼古拉也有同感，“耳朵都觉得难受。”

雪橇进入一块小凹地……然后顺着慢坡开始爬高。

“喂，扶好，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薇拉用一种有点特别的，伤心而又庄重的口气说……“看，到了，那就是咱们的马尔蒂尼哈。”

雪橇驶到了高坡上……

马尔蒂尼哈村展现在眼前……

……马尔蒂尼哈——曾经是一座村庄的马尔蒂尼哈，现在这里只剩下一些炉灶了。在平坦的盖满白雪的谷地里，耸立着一些孤零零的烟囱。

还有一座炉灶冒着烟，旁边围着一群小孩子，正在炉膛里的炭火上烤小鱼。小姑娘们熟练地用树枝翻烤着，男孩子们则盘腿坐在那里等待，他们是抓鱼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耐性。一个小男孩子站起身来就要去够鱼。

“烤好了……已经糊了。”

“别季卡，不要抓！”一个伶俐的小姑娘叫道，“大家都坐在那里等着，就你等不了啦。真是的！”

“鱼早就烤焦了！”

“没烤焦！你耐心等着吧。”